

潮吧  
作品

长篇小说

中国最爷性的文字  
最铁血的抗日军文



之 草莽

渴望民族脊梁，男儿血性，犯我者死，痛快！  
读来酣畅淋漓，撕心裂肺，荡气回肠，精彩！  
百万读者公测五星级好评

现代出版社  
MODERN PRESS



# 草莽

潮吧  
作品

# 铁血抗战

现代出版社  
MODERN PRESS



铁血抗战，热血男儿；热血男儿，铁血抗战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铁血抗战 草莽 / 潮吧著

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09. 10

ISBN 978-7-80244-539-0

I. 铁… II. 潮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09 ) 第 170570 号

## 铁血抗战 · 草莽

作 者 潮 吧

责任编辑 张 璐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 兼传真 )

网 址 [www.xiandaibook.com](http://www.xiandaibook.com)

电子信箱 [xiandai@cnpitc.com.cn](mailto:xiandai@cnpitc.com.cn)

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
开 本 710×1000 1 / 16

印 张 20.5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244-539-0

定 价 29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## 第一章 鬼子来了 / 1

民国二十六年初冬，青岛。日本纱厂遭雷劈。宪兵队翻译吉永次郎。徐传灯大闹宪兵队。北野武打死了鹰爪张。

## 第二章 飞来横祸 / 9

崂山道士拧断三个日本兵的脖子。北野武死在徐传灯眼皮底下。徐传灯被抓进宪兵队。治安维持会会长栾凤山。扒手喇嘛遭遇崂山道士元澄。

## 第三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/ 16

喇嘛被元澄当猴耍。维持会的混混拿徐传灯练习拳脚。徐传灯感化所遇张彪。张彪描述结拜兄弟关成羽（元澄），徐传灯笑：“你说的那是关老爷嘛！”关成羽与小山斗法。

## 第四章 少年英雄 / 24

关成羽到徐家当起了伙计。徐汉兴去警备队当翻译。喇嘛救了关成羽。关成羽与徐老爷子对弈。紫铜棋子和豁口大刀。

## 第五章 码头风云 / 32

北湾码头改名元仓码头。鬼子血洗白云洞。马脸汉子盯上关成羽。杨武挫败马脸汉子。栾凤山要杨武给面子。

## 第六章 吉永太郎回来了 / 38

徐传灯求吉永次郎放了杨武。吉永次郎向徐传灯表白自己有良心。吉永百惠去了礼贤中学教日语。次郎兄妹失散的大哥在长野联队第五混成旅当少佐。吉永太郎拜访徐老爷子。

## 第七章 风起云涌 / 42

前湾码头，马脸汉子黄沙和尖嘴汉子韩仲春。徐老爷子预言汉兴与吉永百惠成不了。徐老爷子对刀落泪。吉永次郎告诉徐汉兴宪兵队要抓杨武。

## 第八章 有汉奸 / 47

韩仲春出了两趟码头。关成羽给杨武指道。喇嘛送走杨武。韩仲春的城府让喇嘛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杨武教训斜眼混混谷子。书生也走出了码头。黄沙向韩仲春发难。

## 第九章 喇嘛还是一个贼 / 56

喇嘛借与徐传灯玩闹偷人钱财。喇嘛在东北当土匪时参加过抗联。杨文、杨武夜袭鬼子兵。在三嫖儿茶楼下撞见山口。喇嘛强调他妈不接待日本人。杨武和徐传灯打起喇嘛的歪主意。

## 第十章 韩仲春大展威风 / 64

夜宿大通铺。关成羽与书生、狐臭汉子夜谈。韩仲春动坏水。韩仲春收拾“龙虎会”，暗中与关成羽较劲。

## 第十一章 私设美人计 / 68

喇嘛孝敬三嫖儿。喇嘛接受“美人计”。韩仲春和关成羽打了一架。韩仲春除掉黄沙当了劳工头领。“哑巴”现了原形。“哑巴”跟踪关成羽。山口上钩了。

## 第十二章 罪魁祸首 / 81

与张彪一起绑票的兄弟金福。关成羽意识到谁是仇人。戳穿韩仲春的把戏。李村感化所，板桥坊，济南，关成羽一路探听张彪下落、寻找周五常。周五常的跟班刘禄。

## 第十三章 祸起 / 94

徐传灯在王寡妇家遇张彪。喇嘛演砸了。杨武、张彪、喇嘛不知所踪。徐老爷子让徐汉兴去找吉永次郎。传灯说，咱俩联合起来打次郎一顿好不好。吉永次郎说，汉兴暂时回不来了。

## 第十四章 喇嘛大跳探戈舞 / 99

喇嘛终于还是被抓了。吉永次郎请求徐老爷子答应让汉兴和百惠好。喇嘛大跳探戈舞。小山说，汉兴君很有福气。吉永次郎鼓励徐汉兴爱情与时局和国界没有关系。

## 第十五章 锄奸 / 104

喇嘛逃出感化所。一枚定时炸弹炸死三十多号鬼子汉奸。谷子盯徐传灯的梢。书生小臧当街除掉警察署长乔立荣的小舅子。刘全吃了一勺大粪。

## 第十六章 英雄结义 / 111

徐传灯见到了杨武和张彪。人人都有自己牵肠挂肚的人。喇嘛活着回来了。喇嘛的神奇遭遇。下街七虎桃园结义。

## 第十七章 土鳖变老虎 / 119

日本鬼子强奸刘全老婆。堂弟踢死牛用洋镐刨死了鬼子。济南发现周五常踪迹。喇嘛又不见了。维持会挨家挨户“过箩”。刘全发誓喂乔恶霸吃一碗屎。

## 第十八章 惊天大祸 / 127

元仓码头仓库赌拳。喇嘛想手刃山口。山口胸口炸开一个血窟窿。刘全到底让乔恶霸吃了一碗大粪。喇嘛吓蒙了。

## 第十九章 整装待发 / 139

杨文把老婆孩子托付给王寡妇。王寡妇怀孕了。下街七虎谋划上崂山。栾凤山死得不明不白。胡同喋血。杨文老婆遗言：他是你们所有兄弟的孩子。

## 第二十章 挠头的事情一起来 / 148

徐汉兴和徐传灯给祖先牌位磕头。徐老爷子拍桌子：你们简直是一盘散沙。徐汉兴想给杨文收尸。关成羽等人上了鬼子的布告。徐传灯遁往崂山。

## 第二十一章 乱世英豪 / 156

喇嘛的女人扮相千娇百媚。杨武满山喊哥哥，雪都吓停了。下街五虎会崂山。胡占山的底细。谋划投奔胡占山。喇嘛的洋学生造型。

## 第二十二章 拜见胡占山 / 165

崂山早晚是咱哥们儿的。脑袋别在裤腰上。关成羽领头觐见胡占山。觐见礼让胡占山眼前一亮。隆源票号保险柜里的龙袍。不好下口的投名状。关成羽师兄黄道子。

## 第二十三章 盗龙袍 / 175

喇嘛带回银元和金元券。周五常砍了金福十几刀，刀刀致命。喇嘛和徐传灯下山盗宝。甩掉包袱刘全。徐传灯望风，喇嘛打入隆源票号。一群黑衣人。

## 第二十四章 晕头转向 / 184

刘全坏了喇嘛的好事。喇嘛抽空回了趟家。赌场。徐传灯和喇嘛被鬼子绑了。

## 第二十五章 磨刀 / 189

黄道子、赵大结巴和胡占山结下梁子。关成羽的剿匪计。胡占山设下鸿门宴。关成羽拎了个匣子赴宴。

## 第二十六章 火并胡占山 / 199

桌面底部粘着的雁翎刀。关成羽奉上胡占山表弟孙有才的人头。胡占山摔碗后一眨眼工夫发生的事。黄道子、赵大结巴拥立关成羽做“保一方”大当家的。

## 第二十七章 一路惊慌 / 210

满载劳工的铁甲船。麻脸汉奸竟是王寡妇的丈夫王麻子。徐传灯、喇嘛说动王麻子一起窜逃。火车驶向何方。

## 第二十八章 纷乱山头 / 220

鬼子处决臧大勇的日期提前。黄道子给关成羽演说用人方略。山头上说话硬的都让关成羽给带下山。黄道子除了路公达的小妾。

## 第二十九章 合力劫法场 / 226

小山出现在“惩戒大会”上。臧大勇没了人样。劫法场，小山死在关成羽枪下。陷入日本人的包围圈。抗联解围。韩仲春两度逃走。臧大勇留在关成羽的队伍里。

## 第三十章 狼狽逃窜 / 233

火车将徐传灯三人拉进了林海雪原。喇嘛撞在震三江魏震源手下土匪的枪口上。喇嘛将错就错，冒充三江好的人。胡菊仙的大车店。

## 第三十一章 死里逃生 / 243

魏震源亲自审问喇嘛。徐传灯和王麻子交给大禄子处理。刘禄劝两人也上山。魏震源信徐传灯的话。徐传灯以身喂狼狗。

## 第三十二章 当土匪 / 256

徐传灯三人分到一把“鸡脖子”、三发子弹。周五常做下的缺德事。喇嘛认定魏震源大势已去。周五常当汉奸无门，意欲重返下街。几路土匪火并。胡菊仙的大车店。魏震源的金腰带。周五常谋魏震源的命。

## 第三十三章 山雨欲来 / 269

董传德邀约各路山头同拜关老爷。多少英雄豪杰，原来都是没钱的人。赵大结巴掳回的女人飞了。

## 第三十四章 一人肚里一本账 / 276

人是一个，命是一条。魏长兴将董传德晾在上清宫。赵大结巴反水了。黄道子借刀杀人。徐汉兴与吉永百惠之间横着吉永太郎。

### 第三十五章 爱情的力量 / 287

韩仲春托徐汉兴相帮升官。吉永百惠的爱把徐汉兴变成了多情种。吉永百惠的未婚夫。徐汉兴怒骂鬼子。

### 第三十六章 汉兴死了 / 298

徐汉兴用硫酸毁容。旗杆上的尸首。吉永百惠裸奔。韩仲春的行踪。关成羽带人抢回徐汉兴尸首。

### 第三十七章 前程叵测 / 305

吉永次郎给徐汉兴上坟。血债要用血来偿。舍利铁函。徐传灯和喇嘛。杨武追击韩仲春失手。徐传灯的杂货铺又开张了。韩仲春透露了几条消息，徐传灯听得心惊肉跳。

## ■ 第一章 鬼子来了

民国二十六年初冬，青岛。日本纱厂遭雷劈。宪兵队翻译吉永次郎。徐传灯大闹宪兵队。北野武打死了鹰爪张。

民国二十六年初冬，青岛地界发生了一件蹊跷事儿。城里的几家日本纱厂接二连三地遭了雷劈，浓烟与云彩连接在一起，天空跟罩了棉被似的黑。一时间，人心惶惶，以为来了灾年。那些日子，城里涌出来的人蚂蚁一样多，一群一群拖家带口，沿着黑黢黢的地平线，风卷残云一般，一路向北。沧口以北空旷的原野上，北风呼啸，枯枝摇曳，黑色的天幕更显得萧瑟与沉寂。

不久，日本人要打过来的消息风一般传出来，大家这才明白，原来传闻中遭了雷劈的纱厂是国民政府派人用炸弹炸的。

天空中的浓烟刚一散去，海面上就漂来了一层白花花的死鱼。

下街西边的海滩被海浪送上来的鱼尤其多，退潮时远远望去就像倒了米罐子。

那些天忙坏了顺丰大车店老板徐正义，因为大车店院子大，大家伙儿捞上来的鱼都送来存着，预备城里解除封锁以后拿去卖。

老辈人说，下街最早是个小港湾，明朝万历年来了一支守护海域的军队，老军们留恋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建起一些简易房，以捕鱼捞虾为生。光绪二十七年，德国人修建铁路，附近的难民闻风聚过来了。由于地势低，加上靠近后海，这里又脏又潮，城里住的人很少过来。后来就不一样了，日本人建了“太阳胶皮株式会社”，招来一大批工人，下街开始繁荣，徐老爷子瞅准空当，从城里迁来这里开起了大车店。

如果你是一只鸟，从天上往下看，下街就像一条头大尾巴小的虫子趴在海湾边，顺丰大车店就在虫子的中间位置。

国民政府的守备军一撤走，日本军队就从山东头海滩那边开进了市区，刚刚清亮一些的天空接着就得了痼病，雾蒙蒙一片。那时节，街头肃静，人气萧条，不是偶尔飞过一两架肚皮上画着膏药旗的飞机，整个天空就跟死了一般。飞机把天幕豁开一条大口子，雪片似的传单接着便飘摇下来，上面写着“欢庆共荣”什么的。乡亲们大都不识字，收了传单当厕纸，不几天，阴沟里漂着的满是花花绿绿的纸。

市区那边不时有零星的枪炮声传来，消停之后便是“嘟嘟嘟嘟”的军乐声，听上去有些瘆人。

不长时间，一辆接一辆的军用卡车就开进了下街，从车上涌下来的日本兵蝗虫一般多，军哨声、口令声乱做一团。

下街人本以为日本军队来了，进城的封锁也就开了，谁知道更厉害了，板桥坊卡子门到下街以南全部戒严，里面的出不来，外面的进不去，就像下了“绝户网”。好在天冷，顺丰大车店大院里堆着的鱼全都冻成了冰棍子，有人想来拿条鱼吃，还得用铲子铲上老半天。

过了几天，街面上热闹起来，到处都是扛着大枪跑步的日本兵，嘴里噗噗地吐着白气，就跟吹着棉花糖似的，惹得孩子们看耍猴儿似的跟着闹嚷。那天下雪，街东老孙家的傻小子拿雪球砸一个扛着膏药旗的日本兵，被那个兵一枪托打歪脖子，转天死了。老孙家不乐意了，抬着棺材满大街走，哭天抢地要那个日本兵偿命，一些乡亲也跟着闹嚷。这一折腾，下街的“治安维持会”就成立了。维持会招的全是附近村庄的泼皮，打人，下手还狠，街上出来的人更少了，跟那年闹霍乱一样。

冬至那天一早，徐家闯进来几个维持会的人，他们是来找徐家大儿子徐汉兴的。徐汉兴是前年从礼贤中学毕业的，在大车店对面开了家杂货铺子，专卖日本玩意儿。维持会的人请徐汉兴去宪兵队当翻译，汉兴不去，维持会的人憋不住，要动手，徐老爷子横在中间不让，维持会的人不敢造次但又不想走。双方正在僵持，门外进来一个眉目清秀的日本人。那个日本人给徐老爷子打了个敬礼，留下一包点心走了，弄得维持会的几个混混面面相觑，走得灰溜溜的。没过几天，这个叫吉永次郎的日本人就去宪兵队当了翻译。

那些天总下雪，大街小巷白茫茫一片，大车店门楼上的冰凌被人一碰，掉

在地上叮当响。

这天清早，在码头上扛大包的徐家老二徐传灯回来了，身后吆五喝六地跟着一大帮拿着铁锨和筐子的半大小子，进门就奔了鱼堆。

徐老爷子撵过来喊：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？”

徐传灯摔了棉袄，抄起一张铁锨铲鱼：“卡子门开了，板桥坊那边赶集，小哥儿几个整点过年钱去！”

徐老爷子退到堂屋门口，远远地望着铁墩一样结实的徐传灯，摇摇头：“别毛愣，仔细着点儿，当心卖鱼杂。”

传灯说声“好嘞”，脱了汗衫，嘿咻嘿咻地挥舞铁锨，溅起来的冰屑在他身上冒出来的白气里横冲直撞。

徐汉兴从杂货铺里跑过来，从铲下来的鱼里挑了几条大的，用篮子装了，转身出门。

传灯在后面喊：“又去孝敬维持会那帮孙子是不是？软蛋！”

一个叫栓子的小子擦一把汗，冲传灯咧着嘴笑：“落后了不是？咱哥攀高枝了，不是去孝敬维持会，是去孝敬吉永次郎呢。”

传灯丢下铁锨，忿忿地蹲下，抓起一条鱼摔了几下，跳起来猛踹栓子一脚，又蹲下了。

装了十几筐鱼，传灯站起来招呼那帮半大小子将筐子抬到门口停着的一架马车上，跳上马车，呼哨一声往卡子门那边奔去。

马车刚一离开，徐家大院就热闹起来，一群接一群的乡亲拿锨提篮地涌了进来，噼里啪啦的铲鱼声响彻云霄。

大院子热闹到中午才消停下来，三座鱼山只剩下了一座，院子顿时显得大了许多。

吃饭的时候，徐传灯回来了，浑身鱼腥气。

徐老爷子问，卖鱼的钱呢？传灯咕咚咕咚灌了半天水，愣头愣脑地说：“给大家分了。”

徐汉兴说：“不给自己留点儿？”

传灯剜他一眼，抓起一块苞米饼子堵住了自己的嘴。

传灯的一口饼子还没咽进嗓子，外面就响起栓子挨了砖头似的喊声：“好啦！日本人又封了卡子门，乡亲们的鱼被鬼子抢去宪兵队啦！”

传灯吐了饼子，一膀子撞出门去：“咋了？”

栓子的脸扭曲得像抹布：“刚才我看见卡子门那边乱哄哄地跑人，过去一看才知道，日本人发疯了，抢了乡亲们的鱼，还打伤了好几个乡亲……鱼都被装上卡车，拉去了宪兵队……”话音刚落，门外就泼水似的闯进来一群灰头土脸的人。这群人二话不说，呼啦呼啦涌进了徐家的堂屋。传灯跟进去，没人理他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跟徐老爷子吵吵：“老掌柜的，你得出面，这事儿没人管得了……”

传灯冲出门，抄起门口的一张铁锨，冲还傻愣着站在当院的栓子大吼一声：“喊上兄弟们，跟我走！”

门口冲进来的一群半大小子被传灯撞开，呼啦啦聚拢起来，举着铁锨锄头，一路高喊“跟小鬼子拼了”，潮水一般涌上了大街。

传灯当街挥舞几下铁锨，取一个关公倒拖青龙偃月刀的姿势，挺着胸脯，大步往街西口的日本宪兵队方向奔。

堂屋里，徐老爷子冲满屋子的人压了压手，沉声道：“各位乡亲，不要着急，听我说两句。难得大家这么看得起我徐正义，这份心情我领了。请大家各自回家，我这就去帮大家说和说和，无论是要回鱼还是要回钱，我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。”

一个满头癞痢的胖子哼唧道：“说得轻巧，你要是没给大家讨个说法回来呢？”

徐老爷子笑道：“那你就去维持会找栾会长。”

癞痢头瞅瞅徐汉兴，酸溜溜地说：“你弟弟这是想要把事儿闹大呢……可也是，你们家有日本亲戚，不怕。”

这话被徐老爷子听见了，边推大家出门边冲癞痢头笑：“老周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癞痢头还想说句什么，被一个人一把拽了出去。

徐老爷子让汉兴给他把棉袍拿来，面无表情地穿上，伸手接过汉兴递过来的毡帽，在手上摔两下，颤颤巍巍地出了大门。

街西口，徐传灯横端着铁锨大步流星地往宪兵队方向赶，突然被一帮穿维持会衣裳的人拦住了。传灯不停脚，扬起铁锨冲后面一摆，大伙儿暴吼一声：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！”聚拢起来，拥着徐传灯呼啦啦继续往前冲。维持会的

人不说话，抡起手里的棍子就往人群里冲。有个小子冲得快了点儿，被传灯当头一铁锨拍在地上。旁边的几个家伙没等反应过来，就被这群半大小子用铁锨锄头赶得四散而逃。

这群半大小子风风火火地冲到宪兵队门口，打头的徐传灯推开一个上前阻拦的鬼子兵，扬手招呼大家进院。

院子里停着两辆卡车，车上满载盛鱼的筐子，车下零零散散地撒着一些已经被阳光晒软了的鱼。

徐传灯闷声不响地丢掉铁锨，蹿上卡车，怒气冲冲地往下掀鱼筐。大伙儿呼哨一声，上车的上车，在下面接着的接着，院子里一片嘈杂。

院门口跟过来一群男女老少，大家站在门口愣怔片刻，接着便乱了营，潮水一样涌了进来。

南边的房子里呼啦一下冲出几个端着大枪的鬼子兵。徐传灯扫他们一眼，将手里一只鱼筐里的鱼扬了个满天飞。

一个鬼子兵瞄准徐传灯正要开枪，被后面走出来的一个面目清秀的鬼子兵推到了一边。

“二哥，你看，吉永次郎！”栓子拽一下传灯的裤腿，冲走过来的吉永次郎努嘴。

“不管他！”传灯闷哼一声，索性打开挡板，坐在一只鱼筐上，一脚一脚地往下蹬身边的那些鱼筐。

“你下来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吉永次郎站在车下，面无表情地瞪着徐传灯。

“我跟你说不着！”传灯脚蹬住一只鱼筐，一用力，鱼筐蹭过吉永次郎的肩膀，哗地砸在地上。

“对！咱中国爷们儿跟小日本儿没什么好说的……”栓子的这句话还没说利索，就被身后冲过来的一个鬼子兵一枪托抡在地上。

刚刚涌进来的乡亲们一下子又退了出去，院子里剩下的半大小子们不知所措地望着徐传灯。

徐传灯撸起袄袖子，大叫一声：“弟兄们，小鬼子抢咱们的东西，还撒野，咱们跟小鬼子拼啦！”横身跳下卡车，接过一个兄弟当空递过来的铁锨，扯掉棉袄，怪叫着冲向那个打人的鬼子兵。鬼子兵倒退几步，砰地冲天开了一枪。这一枪把正在抄家伙的半大小子们吓蒙了，一个个被人使了定身法似的愣在那里。传灯一怔，丢了铁锨，转身朝吉永次郎那边走：“要杀人是吧？来，让

你的人朝我来……”话音未落，旁边窜过来一个狗熊长相的鬼子兵：“巴格牙路！”传灯刚想回骂一句，脑袋一凉，一把手枪硬硬地顶在传灯的太阳穴上。

整个院子鸦雀无声。传灯摊摊手，不敢动，眼睛慢慢转向了冷笑着看他的吉永次郎：“让他开枪呀。”

吉永次郎嘬一下嘴唇，示意狗熊长相的鬼子兵把枪挪开，冲旁边站着的几个鬼子一歪头。那几个鬼子噉的一声扑上来，传灯接着就被用拳头和脚做成的漩涡包围了……等漩涡散开，鼻青脸肿的徐传灯懵懂着四下打量时，院子里已经没有了的那帮兄弟。

有人低声说话的声音传来，传灯张眼一看，徐老爷子冷冷地站在院门口，对面是垂头站立的吉永次郎。

院子里的卡车没有了，整个院子十分清静，零散的几条鱼躺在地上，被阳光一照，闪着惨白的光。

顺丰大车店的院子同样清静。徐汉兴孤零零地蹲在门槛上看眼前那些弯弯曲曲的风。

日本鬼子也太欺负人了……汉兴望着那些白色的风，鼻孔一掀一掀地喘气，打从他们来了下街，下街就变了模样，以前的生活尽管也艰难，可是大伙儿总归没怎么憋屈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大伙儿似乎是活在什么东西的阴影下，喘气都不顺溜了。

汉兴的腿蹲麻了，坐到门槛上，看着那些风一缕一缕地走过鱼堆，走过院子，爬上墙头走远了……

外面传来一阵摩托车驶来的声音，少顷，摩托车声在大车店大门口停下了。

徐汉兴纳闷着站起来，张眼一望，大门外走进来硬挺着脖颈的徐传灯。汉兴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刚要过去拉传灯进来，门后稳稳地转出一个身穿日本军装的人来。汉兴一怔：“次郎？”吉永次郎的脸上没有表情，默默地将木头一样杵在那里的传灯往前一推：“人我给你送回来了。请你告诉他，以后不要再做那些危害共荣的事情。”汉兴尴尬地笑笑，想要上前拉传灯，传灯晃一下身子，迈步进了堂屋。

汉兴回头望望传灯硬硬的背影，再回头时，吉永次郎不见了，街门口传来嗡嗡的摩托车发动声。

汉兴甩甩手，冲天一笑，背着手进了堂屋。

横一眼哥哥，传灯肿胀的脸阴得像鞋底子：“你倒老实……咱爹去了宪兵队，你咋不去？”

汉兴不接话茬儿，嘿嘿地笑：“挨揍了是吧？”

传灯冲门口翻个白眼，从怀里摸出一沓钞票，啪地摔在炕上：“值！”

汉兴扒拉着那沓钱，笑道：“值？你能囫囵着回来，恐怕不是这个原因吧。”

传灯的脸红了一下：“咱爹低声下气地去求一个白眼狼……”

汉兴知道传灯说的白眼狼是谁。下街人都知道，民国十一年冬天，日本侨民走得凄惶，失散了两个孩子，被赶车送货的徐老爷子从街上捡回来了，这两个孩子就是吉永次郎和他的妹妹。有一年秋天，徐家来了几个日本人，次郎兄妹低眉顺眼地跟着走了。街面上的人都说那是两个白眼狼，走的时候连头都没磕一个。因为这事儿，徐传灯跟徐老爷子闹了好长时间别扭，说他爹窝囊得像古时候的那个东郭先生。

下半晌的时候，徐老爷子回来了，站在门口默默地脱棉袍，铁青的脸色和微微颤抖的手，看得两个儿子一阵心悸。

老人家不言语，两个儿子也不敢说话。

待徐老爷子回屋躺下，汉兴冲门外努了努嘴，传灯摇摇头，提着气走了出去。

传灯走出大门，正好碰见一脸晦气的栓子，传灯气不打一处来，当胸推了他一把：“我挨打的时候你去了哪里？”

栓子缩着脖子，声音小得像蚊子：“吓死人了……鬼子开枪了，谁敢靠前？”传灯哼一声，大步往码头那边走。栓子跟上来，期期艾艾地说：“你还是不要去码头了，刚才我看见宪兵队的几个鬼子喝得烂醉，正摇晃着往那边走呢，里面有拿枪顶着你的那个大狗熊……”传灯顿了顿，晃开他，继续走。栓子跑到前面张开胳膊挡：“晚上西北仓库赌拳，大狗熊要是看见你，拉你上台过招咋办？你敢跟他打？”

传灯闷闷地吐出一个字：“敢。”继续走。

栓子拦不住传灯，转头冲拎着一挂肉往胡同里走的癞痢头喊：“周大叔，快帮我劝劝传灯。”

“滚一边去！”传灯把一根指头横向癞痢头，“当心身上溅了血。”癞痢头

哼哼两声，甩着肉进了胡同。

“那好，既然你不怕，我也不怕，”栓子跟上，汕汕地嘟囔，“反正我老实‘看眼儿’，没人打我……”

天擦黑，码头西北角的一个仓库门前冷冷清清，不见几个人走动。传灯轻车熟路地绕着一只只大箱子，不几步就赶到了门口。一个把门的汉子伸手接过传灯递过去的几张角子钱，偏头让他进去。后面跟上来的栓子趁那汉子不注意，嗖地跟了进来。

外面冷清，里面就不一样了，熙熙攘攘全是攒动的人头。

传灯贴着墙根走到最南头，扒着一只箱子跳上墙面的一个风扇窝子，一提裤腿蹲下了。

仓库里的货物全被堆到了四周，中间留出一块很大的空地，地上铺着一块巨大的帆布，一个精瘦汉子绕着帆布四个角在冲四周抱拳。

跟着传灯跳上来的栓子用胳膊肘拐拐传灯，冲那汉子努嘴：“鹰爪张。三天没人赢他了，咱们押他赢？”

传灯不接茬儿，乜了栓子一眼：“大狗熊在哪里，我怎么没看见？”

栓子刚要开口，眼睛一下子直了：“快看，他上场了！”

传灯转回头来，定睛一看，果然，那个曾经用枪顶他脑袋的狗熊长相的鬼子正光着膀子晃到帆布中央，胸口浓密的黑毛随着肌肉的动弹，一张一张地扎煞。人群开始骚动，有些胆小的，三五成群蹑手蹑脚地趑出了仓库。就在那些留下的人开始吵吵着押哪个赢的时候，大狗熊怪叫一声，冷不丁扑向鹰爪张。鹰爪张猝不及防，一下子被抓在半空，一声“哎哟”还没喊出来，就被重重地摔了出去，棍子似的扎向对面的一只铁箱，脑袋嘭的一声撞上箱子角，随着四溅的鲜血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眼见得没了气息。

有人喊叫：“日本鬼子打死人啦！”人群潮水般涌向了大门。

传灯捏着拳头想要往下跳，手腕被栓子一把攥住了：“汉兴哥来了！”

传灯顺着他的目光一看，徐汉兴站在对面的一只箱子上，冷冷地看着他。

传灯跟汉兴对视片刻，横一下脖子，怏怏地钻出风扇洞，纵身跳了下去。

仓库外面惊兔般跑着四散的人群。